



菜园的乡愁

朱凌

父亲的菜园有点宽，足有三四分地。我们几兄妹都在各自的城市安家落户，父母就两人在家，其实吃不了多少菜，按道理要不了这么宽的菜地。

每次回家，我总是对父亲说：“菜地宽了，种着又累，吃不了又浪费，不如少种点。”父亲总是笑着表示非常同意，就是从不执行。

前不久回家，父亲与我商量，将菜地的田埂和菜沟用混凝土硬化，一来免得生草；二来摘菜时鞋不沾泥，干净卫生。

我非常同意。于是，父子俩请来师傅，购买好材料，说干就干。

进菜园口有一棵高大的枣树，那还是我们几兄妹小时候，与父亲一起栽的。刚栽时，我们天天与枣树比高矮。殊不知，一两年后，小枣树一个劲蹭蹭往上长，高高在上地俯瞰着我们。

常常是父母在菜地里劳作时，我们在枣树下乘凉、玩游戏，玩得累了，就在枣树下睡着了。每年八九月，又大又红的枣子缀满枝头，过路的乡亲们投来羡慕的目光。这时，任何人都可以打下三五颗，在衣服上擦几下，丢到嘴里，那股甘甜，真是沁人肺腑。

我们将摘下来的枣子与左邻右舍分享，这似乎成了我们每年的必需。鲜

红、透亮的枣子甜了一个季节，甜了一年又一年。

随着枣树越长越大，它的枝桠早已伸到菜地中央，严重影响了蔬菜吸收雨露阳光，对蔬菜的成长极为不利。于是，我向父亲提议，将枣树砍掉，为蔬菜腾地。

父亲坚决不同意，理由有二：一是枣树系我们几兄妹共同所栽，枣树在，念想和乡愁就永远在；二是邻居每年品尝我们的枣子成了习惯，不能让乡亲们吃枣的希望落空。

我还向父亲提议，将菜园围起来，以防鸡鸭到菜地里毁坏蔬菜，在进口处做扇门，安好锁，这样就万无一失了。

父亲说：“围起来可以，但做门上锁绝对不行。乡里乡亲的，我们房门都不锁，更何况菜园门。”

事实确实如此，父亲打理这么宽的菜地是有原因的。每年开春育苗，父亲总是育多于自己所需的数倍，除去自己留外，全部免费供应给邻里乡亲们。各种蔬菜总是种得很多，如果哪家动土建房，或是有个婚寿喜庆，父亲总是抱着一大堆时令蔬菜，乐呵呵地送上门去。

平时，在菜地劳作时，但凡有人打路上经过，“大叔，你的菜真是好！”听到这样的话，父亲别提有多高兴，一定

会拖着您，非送一堆新鲜的豆角、茄子、辣椒，让你不忍拒绝。

如果哪家想到父亲的菜地摘菜，看见就说一声，没看见只管直接摘，像入了自己的菜园门。发现少了菜，父亲心知肚明，不会有任何怨言。

父亲的菜地从来不打除草剂。只要一有空闲时间，他就泡在菜地里，除草施肥，所用的肥料全部是农家肥和有机肥。菜有虫害也从来不打农药，倘若蜗牛和青虫，父亲就在晚上打着手电筒不厌其烦地捉。这样一来，父亲种的菜既环保，又好吃，堪称无公害蔬菜。所以我们兄妹和乡亲们一样，都喜欢吃父亲种的菜。

现在快递的速度越来越快，父亲经常将时鲜的蔬菜和满满的爱一起打包寄给我们兄妹。仅需一两天，就可以吃到父亲种的美味菜蔬。

一天，儿子对我说：“爸爸，爷爷给我们的白萝卜超市里只卖三毛钱一斤。”而年幼的儿子哪里知道，那些菜里饱含着父母对儿女浓浓的爱意，更珍藏着儿女对父母深爱的密码。

那苍翠挺拔的枣树，那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大白菜，那挤挨着仰望蓝天的朝天椒，那牵绊缠绕生长的空心菜，那爬满墙根的丝瓜藤蔓……无不牵系着远离故土的游子们那最浓最醇的乡愁。

神滩 晚读



高低

“柴火煮饭，瓦罐煲汤。”在喧嚣繁华的都市一隅，新开张的“原味饭庄”以其独特的瓦罐汤，如同温暖的灯塔，吸引了我与老友小李的目光。踏入餐馆，那份对瓦罐汤的期待，瞬间勾起了我深埋心底的温情记忆。那汤，色泽柔和，香气缭绕，轻尝一口，便如同穿越时光隧道，回到了童年的乡村。

记忆中的乡村，天空如洗，云朵悠然，我与祖母的日常生活，基本都围绕着那只不起眼的瓦罐展开。每当夕阳西下，炊烟袅袅，祖母便会取出她的宝贝瓦罐，那粗糙的外表下，藏着家的温馨与爱的深沉。我总是迫不及待地围在她身边，看她细心清洗瓦罐，轻手轻脚地添米加水，每一道工序都充满仪式感，仿佛是在编织家的味道。

随后，瓦罐被稳稳置于木炭火上，火候的掌握恰到好处，时间在这里变得缓慢而宁静。随着夜色加深，屋内渐渐弥漫开一股混合着木炭香与稻米甜的气息，那是专属于瓦罐饭的味道，直击心灵深处。我守在灶旁，眼巴巴地等待着那揭盖的一刻，金黄饱满的米饭映入眼帘，那一刻的满足与幸福，至今仍是我心中最柔软的部分。

然而，岁月如梭，我离开了那片充满乡土气息的土地，踏入了城市的钢铁丛林。尽管生活条件日益优越，但那份来自瓦罐的温馨与纯粹，却成了我心中难以触及的远方。直到在“原味饭庄”重逢那份熟悉的味道，心中涌动的不仅是味蕾的欢愉，更是对往昔岁月的深切怀念。

我尝试在家中复刻这份记忆，却发现现代化的厨房与急躁的心态难以承载那份传统韵味。朋友小王得知此事后，笑我说：“哪能用煤气灶炖罐子鸡啊，那火太厉害了。瓦罐的韵味，在于那需要时间与耐心去细细品味的过程。”一语惊醒梦中人。我才意识到，瓦罐的精髓在于那需要时间与耐心去细细品味的过程。

于是，我踏上了归乡之旅，只为再次体验那份久违的宁静与纯粹。祖母依旧用她那双布满岁月痕迹的手，为我炖制了一锅罐子鸡。那一刻，我仿佛穿越回无忧无虑的童年，所有的纷扰都随风而去。离别时，我执意带走那只边缘略显残缺，被岁月染黑的瓦罐，它不仅是餐具，更是连接我与乡村、与祖母情感的纽带。

母亲不解其意，我轻声解释：“这只瓦罐，是我对乡村生活的怀念，是祖母爱的象征。即使在城市中无法用它炖汤，但每当看到它，我的心便能飞回那片充满爱的土地，回到祖母的身边。”

如今，祖母和母亲都已离开了我们。这只瓦罐，便成为了我心中永恒的温情记忆，提醒着我，无论走多远，都不应忘记来时的路，以及那份最质朴、最纯粹的情感。

寻味瓦罐



雨后荷花

刘玉松 摄

方华

一只蝉
唱高藤蔓上攀缠的日子
阳光点燃节气
熏熟醇香的农事

草丛中
一顶草帽遮住七月的梦
三两声虫吟里
谁在听故乡的私语

◆故园之夜

青草掩盖的小径是蓝色的
遥远的山岗是蓝色的
崖石是蓝色的
茅草的小屋是蓝色的

在一片蓝色之中
走过谁的童年

它小小的背影
是泛白的乡愁

◆丝瓜花开

骄阳在画面之外
几丝蒿草湮没了儿时的
足迹

谁的丹青妙笔
又让我重回童年

从乡村长出一根藤蔓
缠缠绕绕多少思念
六七片绿叶
还我曾经的阴凉

三两朵黄花
仍是旧日烂漫

最是藤上的那只童伴
在今夜的月色里
能否吟出
我熟悉而生疏的乡音

◆丝瓜架下

那些旧时光
沿着回忆的高度攀援
缠缠绕绕地
开出一串黄花

有风拂动思绪
在藤蔓和草叶间跳跃
将细碎的日子
筛落成一地阳光

架下的光阴
被一两声虫鸣唱斜
浅浅的一杯夜色
醉了岁月

季节的一幅写意图
不经意的几笔
把谁心底里的乡情
勾勒

乡村夏日 (外三首)